

中国乐手出彩美国交响

芝加哥交响乐团上海演出一票难求

本报讯 (记者 吴旭颖) 享誉全球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在1月19日至2月4日间开启了乐团历史上第9次亚洲巡演。这也是乐团与现任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里卡多·穆蒂一同第二次来到亚洲。作为此次巡演的第二站,昨晚和今晚,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响起了来自美国的交响乐。令观众们感到十分亲切的是,远道而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中,却有着熟悉的“中国面孔”。

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是来自中国台湾的陈慕融,他与穆蒂跨越中西方的合作显得默契无间。包括陈慕融和代首席张立国在内,芝加哥交响乐团目前拥有超过10位亚裔成员。二人成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的起因都是在一份音乐家工会报纸上看到了乐团的公开招聘广告。据介绍,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演奏家的招募是面向全世界,并且单纯按照演奏水平进行筛选的。招募考试时,每个应聘者都完全匿名,只获得一个编号。而9位考官则在屏风后各自独立聆听演奏,不允许互相讨论。只有拿到6个“通过”,才能进入下一轮考核。

此次芝加哥交响乐团将在台北、上海、北京、东京和大阪五个城市进行巡演。穆蒂和陈慕融的“王牌组合”引发了观众们的抢票热潮。昨晚,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今晚第二场演出的门票也早早售罄。为此,乐团将在东艺售票处现场加售少量加座,让更多上海观众能够一饱耳福。



■ 陈慕融

乐团招首席三年最后一天考上

陈慕融考进芝加哥交响乐团成为首席的故事,颇为“好事多磨”。1996年,他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后留在了纽约。当时,恰逢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退休,所以乐团在到处招募接班人。不过,这一次,陈慕融并没有考上,所以转而去费城交响乐团。在一年半载之后,他在其他音乐节上认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朋友们跟他说,芝加哥交响乐团还没有招募到首席小提琴,是否有兴趣继续再去考一次呢?因为听说招考人是赫赫

小提琴家陈慕融告诉你——

怎么当好一名称职“首席”



文体人物

芝加哥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陈慕融首次站上独奏的位置,还是2013年的亚洲巡演。那时,指挥穆蒂因为需要紧急动手术而无法成行。为了让台北站的观众不至于失望,陈慕融临危受命、担任独奏,出色的表现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对于这次化险为夷的经历,陈慕融记忆犹新。在上场的那一刻,他“感觉像是做梦一样”。一曲终了,“听众反响格外热烈,因为我,他们把芝加哥交响乐团当成自家人。”他昨天在沪与记者谈起了成为首席的“标准”。



■ 穆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上海演出

记者 郭新洋 摄

有名的作曲家、钢琴家、该团音乐总监巴伦博伊姆,能与这一位大师面对面,陈慕融还是颇为向往,因而就欣然前往。他记得相当清楚的是,接到招考电话的日子刚刚好是自己的生日——2月8日。第二天,就是他到巴伦博伊姆面前演奏的日子。这位音乐总监听完他的演奏很高兴,当场邀约他成为首席——“乐队招首席花了三年,从1996年到1999年。我第一天去考,没考上;最后一天,我又去考,结果最后一天考上了。”

在三年里,不少世界顶级的小提琴家和各位首席都纷纷前去应考。“我觉得我能考上,大概还是运气比较好。”陈慕融谦虚地表示。

首席不仅要拉得好还要少说多做

做首席当然要把琴拉好,无论是巴赫、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等一长串音乐大师的各类作品,对于演奏者而言都要信手拈来。因为定曲目标的时候,都是乐团来决定,所以首席小提琴应该拥有一个庞大的曲库,而其中的每一首作品都要成为自己的“代表作”,这样才能应对各种听众需求。

但是,技术过硬,只是做好首席的第一步。因为作为小提琴首席,还要“领导”弦乐部分的演奏员,其中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等各位演奏者。而且,十几年来,仅第一小提琴组的人数就换

了一半以上,但是依然要保持乐团“声音的个性”不变。当然,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小提琴部是唐人街”。其实,招考的时候都是有幕布垂在评审前面,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凭耳朵来选声音的,并看不见对方的面貌。

在指挥不在的时候,对艺术水准负责的就是首席。其他演奏员都要看首席如何选择、取舍。陈慕融补充,“其实,我觉得首席还是少说多做,要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明白如何处理音乐的具体动作。”

中国学生学音乐不能只成为独奏家

中国学生学音乐,往往都是一个人自己单独练习,他们也往往是以成为独奏音乐家为目标。陈慕融小时候学小提琴起,也是被当作独奏家去培养的,他也在世界各地举办过很多场独奏音乐会。但是独奏音乐家要成功,需要更面向市场的团队配置,而且,世界顶尖的独奏音乐家的数量何其少,所以,做独奏家,往往是走独木桥。“我其实更喜欢在家里的感觉,我这种个性不一定适合独奏演出。”

最为关键的是,独奏家可能缺乏与团队合作的能力。但是,担任首席多年的磨合,让陈慕融既有个性,又能融于共性。他表达了此番与团队合作的畅快心情:“我们之间风格相合、水平一致,给予了我十足的信心。” 本报记者 朱光



马上评

世界舞台亚洲面孔

每当大幕拉开,那些来自欧美顶尖艺术团体的阵容里,往往少不了亚裔艺术家的身影。不仅在古典音乐演奏家的坐席里,首席的位置属于亚裔,就连一些芭蕾舞团里,也能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肢体演绎。

除了芝加哥交响乐团,亚裔成员入驻国际各大名团也成为一股全球趋势,这也印证了西方乐坛认为“古典音乐的未來在亚洲(中国)”的判断。早在40年前,古典乐在欧美的局面,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戏曲在中国——听(观)众老龄化程度较高,市场份额逐渐流失。亚洲尤其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与刻苦,在学音乐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音乐学院的学生回望自己的成长路,往往会发现自己其实到了初高中——往往是学琴10年后,才真正喜欢上了古典音乐。与此同时,亚洲观众对于交响乐的热情也始终不减,历来热情欢迎欧美交响乐团的光临,使得演出市场始终兴旺。

眼下,上海爱乐乐团即将启程前往美国,与费城交响乐团合奏新年音乐会,以“团”的方式融入世界舞台,还真是一项创举。这股亚洲艺术潮的“返流”,颇令人期待。 朱光

旅居海外音乐家带着艺术回家过年

交响组曲《上海》抒发思乡之情

唱家和演奏家构成的上海侨界新年音乐会,首次纳入了作曲家的身影。

从艺术总监汤沐海,到作曲家指挥朱其元,再到各位演奏家,本场音乐会的参与者都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执棒的朱其元就是上海人,为

了给家乡父老带来一场完美的演出,他提前几天回沪,与汤沐海一起策划、排练。他说:“那是我们身居海外的上海人对家乡的感情,也是我们要融入到这次音乐会中的感情。”男低音歌唱家梅杰在德国留学

工作了八年,最终选择回到了祖国,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剧系教授声乐。忙于教学和演出的他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虽然演出结束他就要立刻飞回北京,但这次音乐会还是让他有了难得的回家看看的机

会。他选了一首《望乡词》,用歌声寄托着所有旅外音乐家对故土的思念,曲调深情,真切动人。

对年仅17岁的青年大提琴演奏员陈亦柏来说,出国深造是为了进一步打磨自己的艺术修养,将更有灵魂的音乐带回祖国。正在柏林艺术大学跟随丹戎诺·石坂教授学习的他,将老师作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希望“能将学到的理念、技巧带回国内,传递、分享给大家”。

本报记者 吴旭颖